

成功的失敗者——

張學良
傳



一代梟雄



少帥眼中的老師

舊時代有兩句流傳很廣的俗話，叫做「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後來被收進童蒙讀本《增廣賢文》裡，成了家喻戶曉的格言。

說到「上陣父子兵」，人們會立刻想到三國時孫堅、孫權父子，當時還留下一句「生子當如孫仲謀」的佳話。唐朝開國的李淵、李世民父子，也是赫赫有名的；到了宋朝，就是「楊家將」——老令公和他的「七狼八虎」的兒郎了。那麼，現代有沒有呢？當然有，最著名的，一個是江南的蔣家父子，一個是東北的張家父子。

關於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海外著名學者唐德剛有過這樣一段話：

在上世紀初年，他（張學良）本是一位舊軍閥的紈袴子弟，吃喝玩樂，揮金如土。這本是清末民初那個荒唐時代所有高幹子弟的共同現象。只是張學良這位公子哥兒更會花錢、更會玩樂罷了。因為在民初的「四大公子」中，他的本錢最雄厚。

可是，一旦過了青春期而及於成熟期，他的生活便有了兩面性。一方面，他仍然是個舊式軍閥

的兒子，吃喝玩樂，未改其公子哥兒的本性；但另一方面，他已能隨時代進步，成為舊軍閥集團內部的青年改革派的領導者。……當「張大帥」那個「行伍」集團搞不下去了的時候，繼之而起的改革派首領，卻是他自己的兒子，所以，它能夠自我進化，不斷延續下去……

當然，學良的大官大位，與他「有個好爸爸」是分不開的。但是，他那個好爸爸也幸好有這麼個好兒子。學良是先大元帥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揮。他們的父子檔，正如京戲舞臺上所創造的「楊家將」，沒有這個兒子，則「張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遜色多了；沒有這個兒子，「老令公」於「碰碑」之後，餘眾也就統率無人了。

唐教授在這裡辯證地論述了張氏父子互為依存、相得益彰的關係。

知父莫若子。那麼，作為少帥，張學良是怎麼看待老帥的呢？他在「口述歷史」中說：

我有兩個長官，一個是我父親，一個是蔣總統。我對他們兩人的評價是：我父親這人有雄才，無大略；介公有大略，無雄才。

我父親這人有雄才，我可以講個例子給你聽。有一次，我父親被人扔了炸彈，三個人聯合炸他。我父親倖免一死，可那扔炸彈的有兩個人被自個兒炸死了，剩下一個被逮住。

「你為什麼要炸我？我跟你無冤無仇！」我父親問他。

「因為你要復辟，你跟張勳兩個人開會，要搞復辟。所以我們才炸你。」

「這事你誤會了，我不但沒參加復辟，我還反對復辟。」我父親說。

「很可惜，我那兩位夥伴犧牲了。我沒有別的意思，就是恨復辟！你要復辟，我就要炸死你。」那人說道。

「好！如果真是這回事兒，那你誤會了。我現在就放你走！你出去打聽一下，假如我是搞復辟的，那你再回來炸我！」

就這樣，我父親把他放了。

老東北軍一些將領也這樣看，說張作霖氣度恢宏，敢用人，肯信人，能容人。

唐教授在聽了少帥這番話之後，做了進一步的闡釋。他認為，所謂「雄才」，比如《水滸》中的英雄，《說唐》裡的好漢。隋唐之際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那麼，「大略」呢？就是有遠見，有策略——這恰恰是張老帥所缺乏的。他口口聲聲要「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即便是長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決了，那還是「以暴易暴」呀！這一點他就弄不清楚了。弄不清楚的結果，不但長江各省武力解絕不了，連他用武力強佔的蘇、皖兩省，在一九二五年秋，又被南方軍閥孫傳芳等奪回去了。得之軍閥，失之軍閥，於老百姓有什麼干係！這就是沒有大略的毛病了。再者，他對於自己的政治措施沒有認識，結果連自己內部的問題都無法解決，這樣，就爆發了一九二五年冬的「郭松齡倒戈」的鬧劇。總的看來，少帥的這兩個長官，最後全都各以其短取敗，以至傾覆，如果能夠以長相輔，那就會展開另一種局面了。

演「戲」

前一篇文章中，在探討張學良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時，曾經提到：「從他父親那裡，只是繼承下來江湖義氣、雄豪氣概，而把那種投機取巧，狡點奸詐，厚顏無恥，反覆無常的流氓習氣濾除了；少了些『匪氣』，而多了些『稚氣』；少了些沉潛，而多了些浮躁。」現在，我們就來具體展現一下張作霖待人處世方面「投機取巧，狡點奸詐，厚顏無恥，反覆無常」的個性特徵。

張作霖出生於十九世紀末期的動亂時代，有著非常複雜的社會經歷。他起身草莽，混跡於社會的最底層，做過獸醫，出入賭場，曾經落草為寇，接受過清軍的收編；在同土匪、惡棍、豪紳、地痞、無賴長期廝混的過程中，特別是在軍閥混戰、日俄列強環伺的複雜、險惡的環境中，不僅鍛煉出一副勇敢機智、敢冒風險的堅強品質，還培植了鷙猛、狠毒、奸詐、決絕的梟雄個性和狡猾無賴、厚顏無恥、不擇手段的流氓習氣。

就連閱人無數、老謀深算的一世雄豪袁世凱，張作霖也照樣把他玩弄於股掌之上。還在一九一四年，張作霖當二十七師師長時，應召進京向大總統袁世凱述職。對於這個握有軍事實權、野心勃勃的強勢人物，袁世凱是心存戒慮的。對此，張作霖事先已經料到，早蓄「韜晦之計」以作應付。他一進北京，就下令包下八大胡同的所有妓院，暗示部下可以恣意「買春」，尋歡作樂。這種地痞流氓的行徑，自然逃不出大總統所設置的耳目。待到晉見那天，大帥更是屏足了氣力進行一番表演：只見他進了中南海居仁堂，竟像劉姥姥走進大觀園一般，故意東張西望，對著各種寶物饞涎欲滴。見到了大總統，表現出一副誠惶誠恐的樣子，跪地便拜。袁世凱不經意地掏出懷錶，看了看時間，張作霖立刻歪著脖子張望。袁世凱當場就以懷錶相贈。心想：這真是個「土老帽兒」——無能為也！

這樣一來，就解除了大總統的疑忌。其表演之成功，真使「青梅煮酒論英雄」中「聞雷失箸」的大耳賊劉備自歎弗如也。

在袁世凱氣焰薰天、炙手可熱的時節，張大帥裝得像個「三孫子」那樣奴顏婢膝，低三下四；可是，待到一年過後，當袁世凱簽訂了「二十一條」，特別是「皇帝夢」破碎了，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之際，張作霖便一改故態，呼號奮發，充當反袁的先鋒，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這樣，袁氏病死，黎元洪繼任大總統之後，張作霖照樣官運亨通，被委任為奉天省督軍兼奉天省省長。

這一套閃轉騰挪的肆應功夫，張學良哪裡具備？

又過了十年，郭松齡倒戈反奉，澈底失敗，時任奉軍總司令的張作霖，在大帥府舉行慶功宴。文武高官、各界名流，齊聚一堂。大帥容光煥發地致詞、祝酒之後，突然，大廳門扇洞開，四個武官擡進來一隻大皮箱，一個副官趨前敬禮，說：「報告大帥，這只箱子是從郭鬼子軍部搜出來的。聽候處理。」事情原本是大帥一手策劃的，此刻，他卻假裝不知情，批評說：「你們怎麼趕在這個時間搗亂！箱子裡都是什麼？」副官回答：「報告大帥，箱子裡全是密件、信函，是我們奉軍內部人私通郭鬼子的。」大帥聽了，臉色一沉，怒氣衝衝地說：「這還了得！好大的賊膽！」說完，他掃視一下全場，見個個屏息無聲，空氣緊張得很，便大罵了一通郭鬼子，然後又換成笑容，說：「郭鬼子已經死了，一切了卻；餘者一概不究。乾脆把這些燒掉！不要掃了大家的興！來，來！乾杯！」這一通收買人心的表演伎倆，對少帥來說，莫說是實際做，恐怕叫他去想，他也不會想得出來。老帥的好戲多著呢，遠沒有演完，還有更精彩的在後面。

這次慶功會之後，過了三天，老帥又表演了兩齣戲：《通電讓賢》、《轅門斬子》。這是在東三

省軍政議事會上，主要是處理郭松齡事件的善後事宜。

與會者，有總參議、三省的省長、督辦，還有哈爾濱特區的長官，以及師長、處長以上的幾十位高官。一開始，老帥就以低沉的聲調宣布：「今天的會，暫時還是由我主持，由我來向大家做出交代。」接著，他讓秘書長袁金鎧宣讀一份通電，略稱：

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戰禍，謹此引咎辭職，還政於民。東北行政暫由王公岷源、軍事暫交吳公興權料理。一俟中央另派賢能主持東北大局，本人甘願避路讓賢。

最先做出反應的，當然是通電中委以重任的王永江（字岷源）與吳俊升（字興權）了。他們心裡透明，老帥這樣做，既是「以退為進」，爭取主動，又能從中測知哪個人存有野心，於是，忙不迭地申明態度，以免招致誤會。王氏有文人氣質，謙卑地說：「有大帥在，擔當微職，隨時請示，尚可勉為其難；讓我獨當此任，絕難為力。個人事小，國家事大。大帥不出，如蒼生何！」吳氏表面上粗似麻繩，實際裡細如毫髮，趕忙連聲推辭：「我，我，我一天也擔當不了。你不幹，咱們就一塊撂下！」總參議楊宇霆覺得，自己已經牽涉進事件當中——郭松齡所要「清君側」，「清」的正是他，此刻不能無所表示。他說：「此役身為罪魁，理應明正軍法，承蒙大帥寬容，從大局著眼，容我戴罪立功，永生難以為報。」接著，又從分析全國形勢入手，說明大帥的絕對權威作用不可或缺，「值此危急存亡之秋，絕非大帥隱退之時。」剩下來的，其他人就是一陣「鴨喧雀噪」，總的調門就是，大帥一退，東北的天立刻就塌下來。

看看目的已經達到，大帥適時表態：「照大家這麼一說，我還得幹。行！將來若是有人出來主持東北大局，我要立即讓賢。」

大家一看，戲到此處也就落幕了，剛要準備起身，不料，大帥陡然臉色一變，厲聲喊道：「常處長！命令你：立刻乘專車到新民去，把張學良給抓回來，我要親手槍斃他！如果讓他跑掉，我拿你的腦袋是問！」常蔭槐身為軍政執法處長，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依也不是，違也不是。他和大家都明白，大帥這一招兒，不過是「劉備摔孩子——吓買人心」，是玩兒給大家看的。

只聽吳俊升說：「過去沒有張軍長還將就，現在離開他，一天也不行……」老帥一跺腳，怒吼道：「你胡說！」可是，吳俊升對張作霖，可說是從頭髮梢認清到腳後跟，早看透了其中的「九九」，於是不緊不慢地說著：「沒有張軍長，誰去招撫郭軍散兵？散兵還不算，魏益三部下還有兩萬人馬在山海關，若是和馮玉祥一合股，比郭鬼子力量大幾倍。打過來，誰能抗得住？現在，就靠張軍長，他一擺手，那些人就回來了。」說得頭頭是道。吉林督軍張作相剛要站起來說話，就被張作霖制止了。老帥覺得火候還未到，還需再加一把火，於是，自己講了一大篇：

小六子這個損雜種，上了郭鬼子的賊船，講他媽的學科、術科，耀武揚威，裝他媽的洋蒜。這幫損雜種，算個狗屁！

郭鬼子這個鯊羔子，到奉天來，打一個小行李捲兒，有兩個茶碗，還有一個是沒把兒的。小六子說他是人才，我一次就給他兩千塊大洋，給他安家，他感激得把他老婆給我睡他都願意。他自以為為有功，在座的誰不比他資格老？湯（玉麟）二哥和我穿一條褲子，出生入死，現在，郭

鬼子和他拉平輩……

以下才算進入正題，中心是推崇元老派討郭的功勳。

一罵，一捧，這就達到了激勵部屬、安撫人心、鞏固統治地位的目的。那些跟隨他闖關奪寨的老將們聽了，從心眼裡舒服，覺得老帥畢竟心裡揣著他們，這也就足夠了。那麼，最後總得有個打圓場的，好讓老帥下臺呀！於是，總參議楊宇霆出面了，說：「請大帥息怒！還是吳督軍說得對，從大局著想，當今之計，張軍長不但不能法辦，還得授予他統率全軍的大權。至於郭軍叛變，我們大家都有責任，不能怪少帥一人。」

王永江趕緊抓住時機，過來說：「大帥貴體為重，應該為國家保重身體，近來太勞累了，我建議馬上休會。」

吳俊升接上話頭，笑嘻嘻地說：「誰是英雄？我看我們都是狗熊，只有大帥是英雄！」說著，他就和張作相一左一右，架扶著張作霖離席。可是，張作霖腦袋清醒著呢，並沒有忽略應有的「過場」，一邊走一邊喊著：「免去張學良本兼各職，聽候查辦！」這樣，才算把這齣戲圓圓滿滿地演完了。

與老帥相比，少帥要誠實、直率得多。他對郭軍反奉所造成的後果，表示心情沉重，主動承擔責任。公開表示：「匝月以來，五中憂憤，刺激實深，雖尚勉從公，腦筋久已昏瞶，近日來更加沉重。」因此，一俟善後完結，即請求免去他的職務。

他在給東北各省長官發電中，再次申說：

學良束髮受書，壯寄戎伍，自慚駑駘，輒凜淵冰。愛識郭某於寒微，遂竟傾心而相屬七年，贊翊擘畫，多方聽合無間，情如手足，方期危舟同濟，共挽危瀾；孰意鬼蜮橫生，變出倉猝！……推原禍始，誰為厲階？此皆良結交不慎，知人不明，馭下無方之所致也。

事件發生過程中，即便對少帥有些看法的元老派，看他如此誠懇，一再引咎自責，也都衷心予以諒解。而老帥的「轅門斬子」，雖屬演戲，但也起到應有的消解作用；對於張學良，痛罵是假，愛護是真。東北有句俗話「打是稀罕（喜歡）罵是愛」，此之謂也。

玩「鷹」

在內部，老帥是一貫演「戲」；在外部，他就是玩「鷹」。這個「鷹」，不是天上的飛禽，而是地上的群雄，比如那個袁皇帝，還有混戰的軍閥。這裡想著重說說他是怎樣同虎視眈眈的惡鄰角鬥的。

如同說到少帥，總離不開蔣介石一樣；那麼，說到老帥，是絕對離不開日本人的。可以說，日本人像夢魘一般，糾纏了老帥一輩子，一直到死。他的升沉、存歿，都和這個惡鄰緊相聯結著，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老帥家鄉那一帶，蠻荒初闢，草野蒼茫，「闊大爺」、公子哥們，盛行玩鷹的把戲，出門閒步，手臂上往往架著一隻凶赳赳、惡狠狠的蒼鷹。當地有句口頭禪：「玩了一輩子鷹，最後被鷹叨瞎了

眼睛。」老師可能沒想到，這句話竟然成了他的讖語。

在遼寧民間，也包括老東北軍中，廣泛流傳著這樣幾個小故事——

其一：張作霖因為經常要和日本人打交道，不得不學了幾句寒暄用的日語，像「阿裡安多」（謝）、「巴格牙路」（混蛋），還有「沙揚娜拉」（再見），等等。不過，他經常弄混——有人說是故意的，結果鬧成了笑話。一次，他在帥府請日本一位貴客吃飯。為了表示誠意，他迎出客廳。在與客人握手時，連連說道：「沙約娜拉！沙約娜拉！」客人感到莫名其妙，正要拂袖而去。經過日語翻譯解說，才明白是說錯了。賓主盡歡暢飲，客人臨走時，老師親自送至門口，握手道別，連聲說道：「巴格牙路！巴格牙路！」還有一次，宴請日本公使，酒過三巡，副官往桌上續菜時，不小心將菜湯滴在公使身上了，張作霖連忙用餐巾代為揩拭，一面大罵副官：「阿裡安多！阿裡安多！」弄得日本公使一肚子怨恨，認為他是有意戲弄。

其二：張作霖執掌東北大權伊始，日本駐奉天領事館宴請他，說是要進行私人會晤。張作霖知道對方的用意，在於誘逼他出讓一些主權利益。落座之後，敬獻了茶水、香蕉。大帥隨手拿起一根香蕉，帶著皮一口咬了半截，狼吞虎嚥，吃到肚裡。憑著他的身分，不會不知道應該扒了皮吃。領事不解其故，連忙拿起一根香蕉，先扒掉皮，然後恭恭敬敬地遞給大帥。大帥哈哈大笑，連連擺手，說：「老張從來不怕硬的。」領事聽了，立刻臉色大變，心想，怪不得人們說他「不怕死、不要命」，看來，真有股子野勁、邪勁！

這件事，還有另一個版本：說落座之後，領事恭恭敬敬地捧上一個小皮箱，裡面裝有日本最新產的小型手槍，要請大帥試用。大帥笑了笑，說：「盛意嘛，領了！只是，敝人媽拉巴子，用慣了

國產的『鐵公雞』。」領事不解，隨行參謀解釋說：「這種手槍個頭比較大，外號叫做『一毛不拔』。」領事聽了，默然良久。

其三：張作霖當上大元帥了，以元首身分坐鎮中南海。雖然那兩筆字不怎麼樣，但「名重好題詩」嘛！日本南滿株式會社一位總裁，帶上一筆豐厚的酬金，親來府上，請他題賜墨寶。大帥也沒有推辭，只見他把袖子一擰，攤開宣紙，大筆淋漓，隨手寫了一張「虎」字，落款為「張作霖手黑」，讓副官給加蓋印章。副官看了，趕忙悄悄地提醒：應該是「手墨」，下邊再添個「土」。老帥卻大聲吼叫說：「老子就是不願意把『土』送給日本人！這叫『寸土不讓』」。再說，對付日本人，手不黑能行嗎？」總裁聽了，弄得目瞪口呆。

這些傳聞，全都切合張作霖的個性、風格。當然，其真實性尚有待考察。不過，張學良「口述歷史」中倒是有這樣一段話，無疑是真實可靠的，我們從中同樣可以看出老師的個性特徵：

我父親這個人脾氣硬，當時在新民府駐防。新民府離奉天一百二十里地，我就是在這裡長大的。那時候，有日本人在那兒，有一些日本的娼妓啊，兵們去玩兒，結果跟人家打架，被日本人給打死兩個。那麼，我父親就火了，於是就辦交涉。我父親一定要日本兵給償命，要懲辦兇手。那都是府官給辦案，府官出於息事寧人，就給判：每個人賠償五百兩銀子。我父親不同意，非得要償命不可。但是，人們都怕日本人哪，胳膊擰不過大腿，心中只能憋著一腔悶氣。過了幾天，他弄了一夥人，抓住三個日本人給打死了。別人害怕得不得了。我父親說：「這沒有關係呀！一個人給賠五百兩銀子。我拿一千五百兩銀子就是了。你不是玩嗎？老子願意奉陪到底。」

你打死我兩個，我回敬你三個，反正拿錢抵命唄！」

從那以後，張作霖就出名了，連日本人都知道，說：「這個響馬賊，可不好對付。」他們原本以為，張作霖土匪出身，有勇無謀，沒有政治頭腦，可以很好利用一下；但是，等他們真正打交道的了，才明白他們遇到了一個能「玩」會「耍」的高手。當然，日本人也不是好惹的，一旦「玩」炸鍋了，就會把他送入死亡的胡同。——這是他們慣用的伎倆。

上世紀初，實際上，東三省已經處於日俄分割的局面。在這種態勢下，善於觀察風向、精於形勢分析的張作霖，就把「寶」押在了日本人的身上。他看清了，要在東北大地上立得住腳，沒有日本人的支持是不成的。早在他靠近袁世凱的時期，就不斷地和日本人相互勾搭，暗送秋波，多次送禮、打躬，疏通關節。他曾露骨地表示：「打算作督軍」、「希望得到友鄰的援手」。

正是有了這個底子，所以，當日後郭軍倒戈，直接威脅到他的統治地位時，便同日本關東軍參謀長齋藤密會於瀋陽旅館。張作霖挑明：「目前省城空虛，雖已電告吉、黑二省軍隊馳援，但恐遠水不解近渴；如果郭軍進逼省城，敝人想暫避旅順，希望關東軍給予方便。」齋藤當下滿口應承，並且表示：「我看不要緊，即便郭軍進抵新民，關東軍根據條約規定，可以出兵阻擊，他們是無法進入省城的。」這對張作霖來說，無異於「乞漿得酒」，過於所求。看到時機已到，齋藤便立刻提出，需要考慮關東軍的幾項要求，如果同意，即請簽字。說著，便將事先列印好的五項條款念給他聽，張作霖聽了，也顧不得更多，救命要緊，隨即簽字畫押。日本出兵干預的結果，正是如其所料。

危急關頭，日本關東軍幫了大忙；但是事後，這個密約卻成了老師的一塊心病——覺得實際上

是出賣了東北主權。怎麼辦？「他媽拉巴子的，老子自有招法。」所謂招法，就是賴帳。先是由省議會開會，否決這個密約，不予批准；然後，老帥親自前往大連拜會關東軍長官白川司令。事前，他把存在日本兩家銀行五百萬日元開出支票。一見面，就慚愧表示，議會作梗，無能為力，只好獻上酬金，作為答謝，特意說明這是他的私人存款。儘管數額不小，但胃口大如天的日本關東軍，哪裡會在乎「這點意思」，他們要的是中國東北的主權。果然，過後不久，便又找上門來；張作霖自然又是一番抵賴。

日本人並未料到，他們扶植起來的這個地方軍閥，會爬上中華民國大元帥的高位，手中握有總統的權力。但是，他們已經認清了張作霖的本性——一貫說話不算數，當面「好好好」，過後就賴帳，所以感到十分棘手。其間，最令「友邦」惱火的是，張作霖竟然試圖利用英、美勢力來牽制日本人，把美國資本引進東北，修建大虎山到通遼、瀋陽到海龍的鐵路和葫蘆島港口；而日本提出的東三省和東蒙「商租權」，移讓間島地區（今延邊朝鮮族自治州一帶）行政權，增修吉（林）會（朝鮮會寧）鐵路和開礦、設廠、移民等要求，雖已列入密約，卻無一落實，這引起了日本關東軍的深度忌恨與強烈不滿。

其間有一個導火索式人物，就是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他們第一次交鋒，是在張大元帥於中南海舉行的招待外國使節和中國高級官員的國宴上。宴席豐盛異常，其中有兩道菜，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向陽葵花絲」，原料很普通，不過是龍鬚菜、雞蛋鬆、火腿、洋粉、紅油髮菜等，但是，刀工精細，色彩鮮豔，造型莊嚴整肅；再就是「勝利紅桃片」，由龍鬚菜、蝦片、青綠菜蔬等原料做成，看去美觀大方。宴會開始後，主客雙方紛紛端起酒杯，離席敬酒。芳澤公使用手指著這兩道菜，

笑著對張作霖說：「這兩道菜真好吃，我們日本人非常喜歡吃中國菜。」老師卻報以譏諷的口吻，說：「你們願意吃？怕是吃不消吧！」一語出口，立刻引發全桌人的笑聲。芳澤尷尬地回到座位上。宴會結束，返回帥府，老師仍然怒氣未消，說：「這兩道菜，都有象徵意義。那道象徵國旗的菜，代表了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他小日本愛吃，做夢娶媳婦——淨想好事！」

第二次交鋒，在「皇姑屯事件」之前十幾天。據《世紀情懷——張學良全傳》記載，五月十七日晚，芳澤向老師面交照會，提出索取滿蒙權益的要求，逼他立即答應。同時威脅說：張宗昌的兵在濟南殺死幾十名日本僑民，大元帥應該對此負一切責任。面對芳澤的威逼恫嚇，張作霖勃然大怒，氣得把手中的翡翠嘴旱煙袋猛力往地上一摔，聲色俱厲地衝著芳澤說：「此事一無報告，二無調查，叫我負責？他媽拉個巴子的，豈有此理！」說完，扔下芳澤，怒氣衝衝地離開了客廳。這天晚間，他們足足談了四個小時，最後就這樣毫無結果地不歡而散。

但是，芳澤仍不甘心，當他得知張作霖將要離京返奉時，於六月三日下午一時許，又到中南海來糾纏張作霖，硬逼他正式履行「日張密約」的手續。張作霖推說：「現在太忙，等我騰出手來簽字以後，再通知你來取。」過了三個多小時，芳澤再次前來索取。張囑外事人員把他讓到客廳等候。這時，張在辦公廳內，故意高聲大罵：

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時候，掐脖子要好處。我張作霖最討厭這種做法。我是東北人，東北是我的家鄉，祖宗父母墳墓的所在地。我不能出賣東北，免得後代罵我張作霖是賣國賊。我什麼也不怕，我這個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罵了一通，張作霖便叫人把一疊文件返還給芳澤，說老師太忙了，不能會見，還請原諒。芳澤心想，反正已經簽署了，不見也罷。待他回到使館，打開文件一看，原來張在文件上，只簽了個「閱」字，既未署名，也沒有「同意」字樣。這時，芳澤才知又上了張作霖的當。

後果不難設想，日本關東軍的最後一著，必然是「圖窮匕見」。只是，張作霖缺乏足夠的警覺。他總是以為，身為安國軍大元帥，堂堂的國家元首，小鬼子「其奈我何」！即使離京，他也要擺擺排場，不能給人以倉皇出逃的敗軍之將的印象。於是，乘坐前清老佛爺慈禧太后的豪華花車，掛了二十多節車廂，浩浩蕩蕩，出關而去。對於日本關東軍的無恥伎倆和狡詐行徑，他始終估計不足，警惕不夠。在這一點上，張氏父子犯下了同樣毛病。結果是，未出三年，前者粉身碎骨在皇姑屯，後者蒙羞含垢於「九·一八」。

千秋功罪

張學良對於他的父親，感情極為深厚；而張作霖對於這個「小六子」，更是舐犢情深，寄予了深深的厚望。多少年以後，少帥還記得：當年父親離京回奉的時刻，他同楊宇霆、孫傳芳等人，都在月臺上歡送。老師和他們一一握別之後，特意把他拉到身邊，輕聲說：「等回到奉天，爹給你補辦生日！」聽了，他一愣，值此國事蠅蟻、內憂外困集於一身之際，父親居然惦記著他的生日！當即感動得熱淚盈眸。豈料，第二天——正是他的生日那天，父親竟然身遭重厄，自己的生日成了父親的忌日。這樣，他就再也不在這一天過生日了。直到彌留之際，父親還鄭重囑託：「叫小六子快回瀋陽。我這個臭皮囊不算什麼，告訴他以國家為重，好好地幹吧！」

多少年以後，少帥還記起當年父子合作共事的那段黃金歲月。那是一九二二年，奉軍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遭到慘敗，退回山海關外。作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老帥決定成立陸軍整理處，以便「整軍經武」，重振雄風。這時，在他心中，已經明確張學良做為接班人，因此委任為整理處參謀長——這樣，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參與最高層的決策了。這天，他把學良叫到自己的房間，說：「小六子，這一仗我們輸得忒暴了，十幾萬人的隊伍，只在長辛店打了七天硬仗，就全線崩潰了。若是沒有你和郭松齡兩個旅打了幾場阻擊戰，只怕撤也撤不回來了。今兒個我沒找別人，就想聽聽你的實話。看來，奉軍非改良不可了，可又拿不准怎麼個改法。」

兒子略一沉思，便說：「學良想，主要的事情是培養和提拔軍事人才，訓練精兵，整編龐雜的隊伍……」

老帥說：「好！就這麼辦。」

在這次整頓隊伍中，張學良經手做了大量實際工作，特別是在協調各方的能力方面，得到了很好的鍛煉。幾十年之後，那些老東北軍人還津津樂道講武堂上老師、少帥同臺講演的逸聞——

當時，老帥是堂長，少帥擔任監督。每期學員結業，老帥都要到場祝賀，一般的都由少帥出面講話；這次是第一期，老帥特別看重，要親自給大家訓話，特意叫秘書給擬了個講話稿。他登上講臺之後，剛說了「作霖戎馬半生，飽經事變」，下面的詞兒已經忘得一乾二淨。臺上臺下，寂然無聲，他越發尷尬，便說：「他媽拉巴子的，我來之前，講稿背得滾瓜爛熟矣，看見你們一高興，竟全盤忘記矣！」於是，他走下講臺，巡視一周，遇到年貌較輕的，便問上一句「什麼名」，然後誇他「好小子」。這樣鬧了一陣，便又重新登臺，放開喉嚨講下去：「你們知道現今的潮流嗎？中國是誰的？

就是咱們的。你們都是好小子，好小子就得好好幹！譬如你們畢了業，就可以當排長，不久就給你們升連長，再升營長、團長。只要知道努力，不貪生怕死，有功我必賞。要什麼，我都可以給什麼。但是，有一樣我不能給，」話音落下，稍作停頓，然後噗哧一笑，「我的太太可不能送給你們。」引起了全場歡聲一片。

張學良的講話，就顯得文縷縷的了：

今日為本隊第一期畢業之日，爾等學兵歷經六月之勞苦，獲茲圓滿之成績，本人無任欣慰。唯盤桓半載，不日離別，未知後會何日，則又不勝戀戀。今以「望、愛、熱」三字為臨別贈言，其細聽之！望者，希望之心也。望汝等勿以地位卑微而自棄。人人自奮，國力以張；人人自棄，國勢必亡。故須抱希望心。愛者，愛人民也。吾軍人食國家之糧餉，而欺壓百姓，非國家養兵之意也。故須具愛國心。熱者，熱心也。天壤間事，悉由熱力做來。敷衍從事，萬事難成，故人人須有熱心。……

父子二人「整軍經武」的願望是一致的，但目標不盡一致。從他們的講演中，就可看出，不僅風格各異、氣質不同，而且，在嚮往與追求方面，是大有歧異的。

整軍的效果，加上有利的政治形勢，使兩年後的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奉軍大獲全勝告終。但此後，少帥與老師的思想分歧就日益顯著了。

「是軍人，但不願為軍閥。」少帥這句話，透出了全部的癥結所在。作為典型的封建軍閥，老

帥從個人的權勢、地位出發，著眼於擴充實力，擴大地盤，爭權奪利，威加全國，因而不惜窮兵黷武，禍國殃民。他要不停地「南下」，一仗接著一仗地打下去；而少帥更多地考慮到，如何把東北建設好；要打仗，應該是衝著帝國主義列強開火，而不能製造派系衝突，中華民族自相殘殺。他的這一主張，也得到了以「停止內戰，開發東北」為宗旨的郭松齡的全力支持。這樣，張氏父子的矛盾衝突，自然會在郭軍反奉的鬥爭中，充分地彰顯出來。

但是，作為軍人，作為下級，作為孝子，張學良仍然要聽從老師的調遣，一次又一次地投入軍閥派系的戰爭。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張作霖如願以償，登上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的元首寶座，仍然還發動奉軍與晉軍疆場鏖戰。不久，又雙方通電，宣告停止軍事行動。張學良問他父親：「你今天跟這個打，打過之後又好了；明天又跟那個打，究竟是什麼目的呀？這純粹是造孽。是誰給老百姓造成的？那就是我們啊！」

一年過去，奉軍又和蔣、閻、馮的三角同盟打上了。就在各派血戰方酣之際，張學良從冀南前線前往中南海居仁堂面見老師，簡單地報告了戰況，他又一次提出撤軍的建議。老師聽了，大發雷霆：「我當了快一年的陸海軍大元帥，中國還沒有統一，你就想撤兵不打了，你小子這不是拆我的臺嗎？」

少帥誠懇地勸說父親：

天下哪有兒子欺騙爸爸的。我說咱們東北軍統一不了全國，這是實話，是真話。咱們只有幾十萬軍隊，現在過了黃河，再往前就過長江了，孤軍深入，乃是兵家大忌。後面沒有預備部隊和

援軍，馮玉祥、閻錫山要是抄了咱們的後路，再想撤也撤不了啦！中國打內戰，日本最高興。他對各方都支持，就是鼓勵你打下去，這是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當時，老師是聽不進去的；後來為形勢所逼，敗局之下，才被迫罷兵，但為時已晚了。

當然，張氏父子也有完全一致的地方，那就是興辦教育，培養人才。他們都深信，國家的前途、命運，最終決定於人力資源，一是人心向背，二是人才培養。因此，他們籌建東北大學，不惜投入鉅資，吸收了大批頂尖級的專家、教授。整個校園占地九百畝，發展潛力非常大，這樣大的校園，當時在全國首屈一指。李鼎彝（臺灣著名作家李敖的父親）回憶當日情景，說：「每逢孔子誕辰，張作霖都脫下戎裝，穿著長袍馬褂，到各個學校，給老師們打躬作揖。坦言自己是大老粗，什麼都不懂；只懂得教育下一代全都仰仗各位老師，特地趕來致謝。他的態度，誠懇感人，所以大家都盡心竭力。」

白雲蒼狗，世事滄桑，時光過去了八九十年，一切已經水落石出。關於張作霖的歷史評價，歷史學家陳崇橋認為，「蓋棺論定，張作霖是個做了許多壞事的封建軍閥，但也幹了一些好事……他是一個複雜的人物，對他持全盤肯定和全盤否定的觀點都是不對的。」

張作霖傳記作家徐徹指出，所謂壞事，當然指他鎮壓辛亥革命、五卅運動；連年窮兵黷武，爭奪地盤，為害人民；反對共產黨，殺害革命領袖李大釗，等等。但觀其一生，也有應予肯定的部分。對內方面，重用人才，興辦教育，發展實業，修建鐵路，鎮壓俄國操縱的蒙古民族分裂分子的叛亂，為東北地區的穩定、發展，做了很多工作；對外方面，日本夢想吞併中國東北，對張作霖千方百計

威脅利誘，強迫他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他則絞盡腦汁，巧於應對，或推託，或抵賴，或翻臉，或裝傻，情況危急時爽快答應日本人要求，過後便斷然推翻原來的承諾。這是作為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歷史人物的特殊做法。對於日本人的威脅恫嚇，張作霖根本不在乎，他曾憤怒地聲言：「我不能出賣東北，東北是我的家鄉。我什麼也不怕，我這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徐徹還引述著名學者金毓黻的論斷：「日人欲伸其巨掌於東省者久矣，光緒甲辰兩役所獲已多，猶未饜足。遇中原有事，輒向作霖有所要索，顛顛若不出口。作霖笑而麾之，或折以片言，嘗有以關其口而奪其氣。故當其世，東省中日交涉迄不得決，號為懸案。日人怯於積威，憚不敢發。然所以蓄怒於作霖者亦至深。故作霖亦終不免飲日人一彈。」最後徐徹作出結論：「總之，我認為，張作霖是一個具有一定愛國思想和民族意識的封建軍閥。」

應該說，這些論斷都是客觀而公正的。

